第 一 编

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萌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中俄两国的早期接触

第一节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及与中国的最初接触

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形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瓦西里三世执政时，俄国的疆域“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及德聂泊尔河上游，东抵北乌拉尔山的支脉”①，总面积约280万平方公里。其东南方向上是喀山汗国，正东和东北方向上是西伯利亚汗国。这时所谓西伯利亚，指的是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和鄂毕河中游一带，后来才把西起乌拉尔山、东止白令海峡、北濒北冰洋、南接中蒙的广袤大地统称为西伯利亚。

在俄国侵入西伯利亚之前这里本没有斯拉夫人，而劳动生息着30多个小民族，总人数大约20多万。西伯利亚的北部居住着萨莫耶德人（涅涅次人、艾涅次人和恩加纳善人）、汉特人和曼西人、谢尔库善人和开特人；东北部居住着古亚细亚人，即尤卡吉尔人、科里亚克人、楚科奇人和伊杰里门人（堪察加人）；西部和南部居住着突厥人，即鞑靼人、阿尔泰人、吉尔吉斯人。黑龙江流域居住着达斡尔人、赫哲人和费雅喀人，勒拿河流域居住

①潘克拉托娃等编：《苏联通史》，第1卷，莫斯科1955年版，第152页。

着雅库特人，安加拉河流域居住着布里亚特人，在西起叶尼塞河、东至鄂霍次克海的辽阔土地上居住着通古斯人[①]。

俄国人对西伯利亚的了解始于何时目前尚无从考证，俄国史料中最早出现西伯利亚一词是在 1407 年。当然在这之前，俄国人与居住在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汗国人早有往来。西伯利亚汗国位于乌拉尔山麓，鄂毕河中游及其支流托博尔河和额尔齐斯河下游地区。这里原是金帐汗国的属地， 15 世纪时金帐汗国日趋衰败，西伯利亚汗国便乘机独立出来。西伯利亚汗国盛产毛皮，还蕴藏着银矿、铁矿等资源，经济以牧业和农耕为主。这里是通向东欧、中亚和中国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又是理想的贸易集散地。

俄国对这一大片富庶的土地早就馋涎欲滴，所以在 16 世纪 50 年代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汗国之后，便不断以武力胁迫西伯利亚汗国就范。此时西伯利亚汗国正遭布哈拉人的进攻，汗国的执政王叶吉格尔汗在汗国内部的王位并不稳固，他也想凭借俄国的势力保全自己，遂于 1555 年向俄国称臣纳贡，每年向俄国缴纳 1000 张貂皮。时隔不久，骁勇善战的库楚姆推翻了叶吉格尔汗取而代之。面对汗国行将被俄国鲸吞的厄运，他励精图治，决心维护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生存，中断了同俄国的藩属关系，停止向俄国纳贡，甚至杀掉了俄国的使节。为了巩固政权，库楚姆一方面整饬军备，主动出击或骚扰邻近的俄国属地；另一方面大力传播有别于俄国的伊斯兰教，从思想宗教文化上加强民族团结。

对库楚姆的一系列做法，沙皇伊凡四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① 见徐景学：《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6 页。

但此时俄国兵源奇缺，国库空虚，根本无力东征，只好借助领地与西伯利亚汗国相连的豪门巨贾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力量。占据着彼尔姆地区卡马河流域大片土地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是俄国屈指可数的大封建领主，又是享有沙皇所赐特权的大客商，这个家族的领地因与西伯利亚汗国毗邻而早有积怨。1558年后，沙皇又别有用心地把一些西伯利亚汗国的属地赏赐给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这就更加剧了这个家族与汗国的矛盾。与此同时，沙皇又授予这个家族拥有制造使用武器，自由招募炮手、火枪手和雇佣防御人员的特权。这个家族在沙皇的支持和怂恿下有恃无恐，不时武力袭击西伯利亚汗国。

西伯利亚汗国对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公然挑衅怒不可遏，特别对沙皇竟把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赏赐给外人更无法忍受，在1572—1573年间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击，打击了这个家族的嚣张气焰。

1574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在皇村召见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代表商议对策，两个月后颁布诏书，将托博尔河流域的全部土地都赐给了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同时正式指派他们去征讨西伯利亚汗国，从此揭开了俄国大规模向东扩张的序幕。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虽然乐意为俄国东侵充当先锋，但也深知光靠现有人马还力不从心，又四处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特别还需要一个敢于冲锋陷阵的亡命徒，自然想到了长时间流窜于伏尔加河和顿河一带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哥萨克头目叶尔马克。叶尔马克此时虽为沙皇政府严令通缉的逃犯，但他心狠手黑勇猛过人，是向东扩张打头阵的理想人选，于是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派人携带厚礼请叶尔马克入伙。叶尔马克经过盘算认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一来不仅能赦免此前一切罪行，还有可能发大财，便欣然接受邀请率其党羽500余人投奔斯特罗甘诺夫家族麾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经过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和叶尔马克等人的周密筹划，组成了以叶尔马克手下 500 人为骨干，总数为 840 人的远征军。这支远征军配备了足够的军费、服装、火炮，速射炮及粮食给养，还配备有向导、通译和几名哥萨克军官。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于 1581 年 9月 10 日（俄历 9月 1 日）向东进发。翌年春，远征军在图拉河畔与西伯利亚汗国军民展开激战。叶尔马克的哥萨克军依仗火炮、火枪等精良武器取胜，将这块属于汗国叶潘恰王公的领地洗劫一空，不久又乘势拿下了汗国重镇奇姆基。此后，远征军在叶尔马克的率领下继续向前推进，首先在图拉河口击败了汗国的卡什卡拉等 6名鞑靼王公的武装，夏季又攻破了汗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最雄厚的卡拉恰城堡，继而侵入额尔齐斯河左岸阿季克王公的领地，兵临汗国的京城伊斯凯尔城下。 11 月 1 日，库楚姆汗集中兵力与远征军决战，但终因军力不支，几天后京城陷于敌手。叶尔马克立即派人将这一喜讯和掠夺来的貂皮、狐狸皮和海狸皮日夜兼程报送莫斯科①。

沙皇原来对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收留罪犯叶尔马克并利用其进军西伯利亚汗国的做法并不赞同，特别是当叶尔马克出征时正值俄国同立窝尼亚的战事吃紧边关告急之际，沙皇唯恐腹背受敌无力应付而心存疑虑。但他收到叶尔马克的奏疏之后大喜过望，当即赦免了叶尔马克及其喽罗。赏赐叶尔马克御衣一件、铠甲二副和金银器皿，并谕令他在中央官员抵达之前代表沙皇管理当地一切事务。叶尔马克的哥萨克军队虽然占据了西伯利亚汗国的大部分领土，攻陷了汗国的京城，但库楚姆汗和王子仍在率领军队顽强抵抗。1584 年 8 月，在库楚姆汗的授意下鞑靼人四处散布假

① 参见徐景学：《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8 页。

情报，说一支布哈拉人的商队在前往西伯利亚欲同俄国人交易途中被库楚姆汗的军队阻于瓦盖河附近，急需俄军搭救。叶尔马克听说后果然亲率 300 人急驰瓦盖河，但四处搜巡未见商队踪影。14 日，当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宿营瓦盖河畔时，被暗中追踪而来的汗国军队团团围住，午夜时分库楚姆汗亲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袭了俄军宿营地，300 俄军除一人侥幸逃生外全部被歼，叶尔马克也在慌乱之中失足溺水身亡。

叶尔马克虽然葬身西伯利亚未能亲眼见到西伯利亚汗国臣服，但他在几年的征战中击败了汗国的主力，占据了大部分土地，不仅为俄国彻底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奠定了基础，还揭开了俄国向亚洲部分大规模扩张的序幕。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末代蒙古汗王库楚姆被叶尔马克击败了，这就为亚洲俄罗斯奠定了基础”①。因此，叶尔马克对俄国来说实在是功不可没，所以沙皇追封他为军役大贵族，授予西伯利亚公爵的头衔。

1598 年春夏之际，俄军卷土重来重兵围攻库楚姆汗驻地。库楚姆汗虽率众顽强抵抗，毕竟元气已伤，实力相差悬殊，本人也战死于南部大草原，西伯利亚汗国至此遂告灭亡。俄军前后历时 17 载终于打通了向东方扩张的最大障碍，从此北亚广袤无垠的大地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俄国人的面前。于是，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奔向鄂毕河迄东的叶尼塞河流域。

自古以来，叶尼塞河两岸生活着萨莫耶德、奥斯恰克、通古斯、吉尔吉斯、开特、鞑靼和布里亚特等许多少数民族。上游地区的一些民族远在二三千年以前就同中国有过交往，中国史籍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8 卷，莫斯科出版，1946 年，第 116 页。

《新唐书》和《元史》等对这里的情形均有所记载。中国人把叶尼塞河称为剑河或谦河，居住于此的吉尔吉斯人（布鲁特人）、蒙古人均属中国政府管辖[①]。而俄国人在 16 世纪中叶以前还不知道有条叶尼塞河，在占领鄂毕河后才知道这一名词，但也不清楚这是一个地区还是一条河，所以在政府的公文中也含糊其词。16 世纪末，俄国频繁派人到叶尼塞河下游一带进行侦察，待得到较为确切的情报和探明了道路之后，便于 17 世纪初向这里进军并很快占领了这一地区。又在此建城结寨，构筑了曼加结亚城和土鲁汉斯克城。先在下游地区站稳了脚跟，然后以曼加结亚为基地挥师南下，利用此地稠密的水网分兵几路向中游和上游进发。征伐中遭到吉尔吉斯人、鞑靼人和布里亚特人的顽强抵抗，但这些小民族部落分散，经济实力弱，武器装备差，并非强大的俄军的对手。俄军于 1619 年来到叶尼塞河西岸克姆河口处，认定此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连接西伯利亚东西两大部分的枢纽地，于是在此构筑了叶尼塞斯克城，并将督军官府设置于此。1628 年又在卡恰河畔建立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同年在征伐安加拉河流域的通古斯人过程中，在距安加拉河口 90 俄里的地方修建了雷宾斯克堡。上述三座城堡成为日后俄军入侵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基地。

当俄国哥萨克从布里亚特人那里听说了勒拿河之后，又调遣大批兵力，耗费大量财物，组织了多次对勒拿河流域的远征。1632 年在勒拿河中游雅库次克建立了直接隶属于莫斯科的督军辖区，经多年征战才把这片土地征服。至此，俄国人已把西伯利亚的鄂毕、叶尼塞、勒拿三大水系及其辽阔的流域牢牢掌握在手中。俄国在占领上述辽阔地域之后并未满足，而是以雅库次克为

① 见《新唐书》,第 217卷;《元史》,地理志,六。

中心继续向亚洲东北部挺进。亚洲东北部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均比上述三大河流域险恶得多，人类文明与开发程度也不如三大河流域。但俄军不避艰险，经过了长达百年的反复较量，直至18世纪中叶才最后将这一地区并入俄国的版图①

俄国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每次都利用哥萨克打前锋，一支又一支剽悍野蛮的哥萨克军以俄国政府为政治和军事靠山，以俄国大地主和大商人为经济后盾，凭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薪饷为俄国抢占了大片土地。每次侵略扩张行动均有一些商人参与，有的是先期打探提供情报，有的则随军行动。他们既向哥萨克军人提供薪饷，又在征战中获取利益，这种军人与商人相结合的殖民活动是俄国向东扩张的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一些科学家也参与了殖民活动，如当时著名的航海家谢苗·杰日涅夫就曾参加了绕行楚科奇半岛的航行，俄国组织这次航行勘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最终占领这一地区。谢苗·杰日涅夫还穿越了亚洲和北美大陆之间的海峡，这可能是人类第一次航行过这个海峡，比白令的探险尚早80多年，这些科学家的所作所为无疑为俄国占领楚科奇半岛奠定了基础。

俄军在不断东进的同时并未忘记南下，当俄军进驻叶尼塞河流域尚未完全控制该地区时，就派出了军事侦察性质的小队深入到叶尼塞河的上游安加拉河和贝加尔湖一带刺探情报伺机兼并。贝加尔湖地区本属中国管辖，贝加尔湖在中国史书中称为“北海”，贝加尔湖便由北海一词转音而来。该地区以湖为中心，包括叶尼塞河上游的安加拉河、勒拿河上游及其支流维季姆河、南部的色楞格河、东部的黑龙江上游的鄂嫩河及音果达河等多条水系。生息繁衍在贝加尔湖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各部，在它的西部

①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是吉尔吉斯人，东部是达斡尔人，中国史籍对这一地区及该地与中原历代王朝的交往多有记载。据《新唐书》载，公元 662 年，此地建余吾州，隶翰海都督府，后分设燕然都护府，府下又设州。在贝加尔湖以北地区设玄阙州；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设虫蚊州；贝加尔湖以南设仙萼州，因当地的色楞河时称仙萼河而得名[①]。居住于此的主要是骨利干部，此外还有乌桓部和拔野古部等。此后元明清各朝均对此地进行了有效的管辖。

俄国人以叶尼塞斯克城为根据地，从西面和北面步步逼近贝加尔湖地区，他们首先从征服布里亚特人入手，直至 17 世纪中叶才将长期顽强抵抗的布里亚特人征服。此后又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入侵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在湖边构筑了一些城堡和据点，以便对这一地区进行殖民统治。1654 年又在尼布楚河口建立了尼布楚城（即涅尔琴斯克），并不顾清政府的多次抗议，公然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了任命阿法纳西·帕什科夫为“达斡尔地区”军政长官的书面训令，指派他管辖中国的达斡尔地区和黑龙江[②]。

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地区被俄国占领之后，中国蒙古和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就失去了天然屏障，成为俄国继续侵吞的目标。俄国对蒙古地区的了解要比黑龙江流域略早一些，还在贝加尔湖地区被占领之前就频繁派遣“使团”到此地活动，同厄鲁特、喀尔喀封建领主接触，使用分化瓦解威胁利诱等手段企图诱骗蒙古诸部脱离中国而归顺沙皇。早在 1608 年有一个叫伊凡·贝

①见《新唐书》，第 43 卷下，第 215 卷上亦见《唐会要》，第 73 卷“安北都护府”。

②见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 1 卷，第 2册，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290 页。

尔戈洛夫的人率领一支商队“访问”了乌布苏湖地区①，时值中国喀尔喀札萨克图汗中部左翼左旗珲台吉硕垒乌巴什正率部在此游牧。贝尔戈洛夫并非为通商贸易而来，实则为托木斯克统领沃伦斯基派出的“使团”，当时喀尔喀正与厄鲁特交战，所以贝尔戈洛夫此行未达目的地就悻悻而归。1616 年，托博尔斯克统领库拉金又派图敏涅茨等人前往科布多诱降硕垒乌巴什，但遭严词拒绝，此后虽多次派人煽动硕垒乌巴什归附俄国，均未获任何结果。硕垒乌巴什死后，俄国政府以为有了转机，于 1638 年派贵族士官瓦西里·斯塔尔科夫前往科布多，面见硕垒乌巴什的儿子俄木布额尔德尼再次诱降。不想俄木布额尔德尼比其父更为强硬，不但立即将斯塔尔科夫逐出帐篷，还拒绝供应使团粮食，斯塔尔科夫一行被整整饿了 4 天。据记载，自 1608 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俄国派到这里的使团达 11 次之多。

从 17 世纪中叶起，俄国殖民者见诱降不成便改变策略，直接派兵武装侵犯骚扰喀尔喀所属的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为抗议这一侵略行径求得边境安宁，蒙古车臣汗于 1648 年派遣沙吉克等人赴莫斯科交涉，不想沙皇政府竟将沙吉克拘捕并押送出境。刚刚拒绝了车臣汗的交涉，俄国政府又于 1649 年派遣贵族士官叶罗菲·札波洛茨基“出使”蒙古以诱迫车臣汗加入“俄国国籍”，永为沙皇“奴仆”。该使团行经贝加尔湖东南岸时，札波洛茨基竟被布里亚特族人击毙。使团遭此突变仍不死心，在译员潘菲尔·谢苗诺夫的率领下来到车臣汗驻地，但此时车臣汗已病故，

①见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 1 卷，第 1 册，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52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谢苗诺夫的无理要求又一次遭到车臣汗之妻和其他蒙古王公的一致严词拒绝①。恼羞成怒的俄国殖民者于 1666 年武力侵占了位于色楞格河和楚库河汇合处的楚库柏兴，建起了色楞格斯克堡，严重威胁着喀尔喀的安全。

俄国殖民者在不断骚扰侵害喀尔喀的同时，对厄鲁特更为关注，下的工夫也更大。早在 1607 年 1 月，沙皇命令塔拉统领加加林派遣使团赴厄鲁特杜尔伯特部，劝说该部转入“俄国籍”。次年，沙皇又令加加林再次派遣使团前往，这一次变本加厉地要求厄鲁特首领亲自到莫斯科去。第三年，加加林又遣使来到厄鲁特，不但要求厄鲁特各部首领臣服沙皇，还要求他们向沙皇“宣誓效忠”，并签订条约。俄国人连年的无理纠缠连续遭到拒绝后，从 1615 年起改由托博尔斯克督军库拉金派出以彼得罗夫和丘麦涅茨为首的使团分赴厄鲁特各部和科布多②，这两个使团的使命与加加林所派使团大体相同，即：探寻通往中国的道路，了解中国的国情，笼络蒙古各部伺机诱降。17 世纪 40 年代，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排斥顾实汗首领统辖了厄鲁特各部，俄国当局见有隙可钻便频频派人到准噶尔部活动，仅在巴图尔洪台吉统治的十几年里（1635—1653 年）就达十余次之多，但以上多次诱降策反活动均未收到什么效果。

如前所述，俄国对于黑龙江流域的了解要晚于蒙古地区，他们初次听到有关黑龙江的信息已是 17世纪 40年代了。公元 1636 年(明崇祯九年),俄国小贵族德米特里·科佩洛夫等人在勒拿河的支流阿尔丹河畔向附近居民强行征收毛皮实物税的过程中，扣

①参见沙斯季娜著：《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第 72 页。

② 见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 1卷，第 1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 44～53 页。

留了鄂温克族头人托姆科尼当人质。俄国人从托姆科尼口中听说：靠海的地方有一条奇尔喀河[①]，河的两岸定居着许多种田人，河的附近有山，山里出产银子。这可能是俄国人首次听说黑龙江的情况。同年，叶尼塞斯克一带的俄国居民中也开始流传有关马穆河（俄国人称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两岸蕴藏着银矿的消息[②]。关于黑龙江流域土地广袤、物产丰饶的传闻深深地刺激着俄国人的贪欲，俄国殖民者为了寻找听说不久的这片土地，于1638年派遣托博尔斯克的哥萨克五十人长伊凡·莫斯克维京和叶尼塞斯克的马克西姆·佩尔菲利耶夫各率几十名哥萨克分两路打探。这两支队伍在行进途中强行征税，强迫当地居民归顺俄国，但遭到鄂温克人和达斡尔人的顽强抵抗，均未能到达黑龙江而狼狈返回。

1640年，沙皇殖民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彼得·戈洛文担任勒拿斯克[③]督军，他上任的第二年就派遣军役人员或文书官四处活动打探黑龙江的情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竟连续派出4批，但都未能到达目的地。1643年7月，又委派他的得力干将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率领庞大队伍再次出动。戈洛文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事先向波雅尔科夫下达了书面训令，训令指出：“奉全罗斯君主、沙皇、大公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谕旨，侍臣、督军彼得·戈洛文命令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从雅库次克堡出发前往结雅河和石勒喀河④，为君主征收实物税、寻找新的未纳税

① 即石勒喀河，这里指黑龙江。——作者

② 见刘民声、孟宪章：《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③ 即后来的雅库次克。

④ 结雅河即当时的中国精奇里江；石勒喀河是指当时的中国黑龙江，不是指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作者

人和银、铜、铅矿以及粮食。……前往那些河流，为君主之事效命，探明银矿、铜矿和铅矿，在那里建立堡寨，并想尽一切办法加强防御。’① 波雅尔科夫率队从雅库次克出发沿勒拿河下驶，经阿尔丹河、乌楚河和戈诺姆河直抵努亚姆卡河。这时因冬季来临江河冻结，波雅尔科夫留下部分人员在此筑房过冬，看管粮食、船只和辎重，自率 90 人乘雪橇继续南进赶往黑龙江。10 月末 11 月初，翻过外兴安岭到达精奇里江的支流勃良塔河，进入中国土地。

波雅尔科夫的队伍在黑龙江流域肆行骚扰，强征实物税，绑架人质，无恶不作。这伙侵略者有时实在抢不到食物，竟然把他们打死的达斡尔人尸体弄来吃，据说被他们吃掉了 50 个异族人②。从此，哥萨克“吃人生番”的称号传遍了黑龙江流域各地。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两岸善良淳朴好客的达斡尔人、女真人、费雅喀人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打死打伤侵略者多人。波雅尔科夫一伙不敢在此久留，但又不敢从原路返回，只好从海上逃跑。1645 年夏，他们驾船驶入茫茫大海，漂流了 3 个多月后来到乌里雅河口。翌年春，波雅尔科夫在此留下 20 人，率其余人乘雪橇从乌里雅河上游经过马亚河和阿尔丹河，再乘船溯勒拿河上驶，于 6 月 22 日返回雅库次克。这支队伍从出发到返回共用了 3 年时间，全队 133 人中死亡 80 人③。雅库次克督军见波雅尔科夫返回惊喜万分，波雅尔科夫在汇报时大肆鼓吹说：只要沙皇下令，在原先随同他远征的人员基础上再增派 300 人前往精奇里江和黑龙江一带，就可以使在这些河流和土地上的异族人归附沙皇崇高统治之下，使之永世为奴。

① 见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1 卷，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58 页。

② 见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1 卷，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6 页

③ 见《历史文献补编》，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 6 页。

……并向他们征收实物税。”[①] 督军对波雅尔科夫的见闻和意见兴奋不已，急忙转报沙皇，两个多月里两次给沙皇上疏请求批准他们派兵去攻占黑龙江流域的广阔土地[②]。

1649年春，从欧俄的乌斯丘克县迁居到勒拿河畔的富豪哈巴罗夫毛遂自荐，愿自费组织“远征队”去征服中国的黑龙江流域。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新任督军弗兰茨别科夫的赞许，在督军的全力支持下，哈巴罗夫很快招募了70名“自愿者”，备足了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弗兰茨别科夫指令哈巴罗夫：“到石勒喀河去征收实物税和寻找新土地……在合适的地方建立城堡，尽力设置各种防御工事……用战争的办法来制服他们这些不纳实物税的人。’[③] 哈巴罗夫率队于1650年初翻过外兴安岭侵入乌尔喀河口以下黑龙江沿岸一带，世代居住于此的达斡尔人风闻“吃人生番”卷土重来，迅速携牲畜和财物转移一空，俄国哥萨克占领的只是几座空城。哈巴罗夫选择了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居住的雅克萨城安营扎寨，从零星抓获的达斡尔人那里了解到，这里的达斡尔人是中国皇帝的臣民，而中国有强大的军队。他自忖区区70人远非中国军队的对手，便于6月急忙返回雅库次克求援。9月，哈巴罗夫率领新招募的117名自愿军和督军拨给的21名军役人员及3门大炮返回雅克萨。哈巴罗夫的兵员和武器装备得到充实加强后“从阿尔巴津（雅克萨）城四出袭击周围的土著，抓捕俘虏和人质，用大炮恐吓野蛮人，以肆无忌惮的残酷手段对待被战胜者……。有一次，哈巴罗夫下令将全部男俘虏淹死，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貂皮皮袄按照哥萨克的风俗‘劈分’；他强

① 同上书，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6页。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62页。

迫人质给他和他的朋友干活，其中许多人受不了他的虐待，纷纷逃跑，有些则被他砍死。希尔基涅依（达斡尔人领袖拉夫凯的弟弟）的妻子不肯受其奸污，哈巴罗夫便在夜间将她掐死。”①

1651 年 6 月，哈巴罗夫率领哥萨克血洗了达斡尔人聚居的古伊古达尔城，达斡尔人以落后的武器顽强抵抗俄军，终因力量相差悬殊而失败。在这次战斗中达斡尔人牺牲了 661 人，被抢走妇女 243 人、儿童 118 人、牲畜 350 头②。8 月，哈巴罗夫又偷袭精奇里江口黑龙江东岸的著名古城托尔加，居住于此的全体达斡尔人闻讯集体出逃，恼羞成怒的哈巴罗夫将这座古城付之一炬。为掠取更多的实物税并寻找越冬之地，哈巴罗夫率队从精奇里江口继续沿江下侵。10 月 9 日闯入了位于乌苏里江口以下 600 里的黑龙江左岸赫哲人聚居的一个大村屯乌扎拉村③，这个村屯的赫哲人和朱舍里人④不堪俄军蹂躏，一面奋起反抗，一面派人向清政府驻宁古塔章京海色求援。1652 年 4 月 3 日，海色奉命率领清军 600 名，在千余达斡尔、朱舍里各族人民的配合下向盘踞在乌扎拉村的俄军发起进攻，猝不及防的俄军在中国各族军民的袭击下形势危急，但由于海色过分轻敌贻误了战机，俄军反败为胜，中国军民蒙受重大牺牲。

乌扎拉村战斗是中俄两国军队第一次交战，也是中国军民的第一次联合武装抗俄斗争，虽然遭到挫折，但它显示了中国军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力量。正是这一仗使哈巴罗夫意识到自身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20—21 页。

② 见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1 卷，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73 页。

③ 俄国人称之为“阿枪城”。——作者

④ 朱舍里为女真的转音，是对居住在黑龙江中游一带的虎尔哈部人的称呼，俄国人把他们称作杜久尔人或久切尔人。——作者

的危险，并非当初想象的有几百哥萨克就可使这里的居民臣服沙皇。他开始变得清醒起来，在给弗兰茨别科夫督军的信中写道：“不知道我们将在何处过冬，在达斡尔土地上哪里也不敢停留，因为该地离中国土地很近，会有大军携带枪炮袭击我们……而为数如此少的人要占领中国领土实不可能，因为那里土地上人很多，并且有枪炮。’① 哈巴罗夫迅速改变了继续进驶黑龙江口的计划，于5月2日匆匆溯江返回。回国后他大受恩宠，被敕封为“军役贵族”，管辖伊利姆斯克县的几个村。在俄军进犯黑龙江流域的过程中哈巴罗夫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卒，没有沙皇政府和各级官吏的支持他也不会如此猖狂。正如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所说，为了吞并黑龙江地区，“在阿穆尔，由哈巴罗夫解决；在雅库次克，由督军解决；而在莫斯科，则由沙皇解决。’②

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野心并未因哈巴罗夫被迫撤回而有所收敛，反而超前任命哈巴罗夫的部下斯捷潘诺夫为尚未占领的“大阿穆尔河——新达斡尔地方长官”。此时俄国政府已认识到，要想征服和吞并这一地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储备足够的口粮，二是建立牢固的堡寨。斯捷潘诺夫受命为即将派出的俄国远征军在黑龙江地区筹备3000人2年的口粮；设法在黑龙江沿岸的精奇里江口、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口三地修筑城堡③。但完成上述任务谈何容易，因为“繁荣的阿穆尔沿岸经过最近几年（俄国）的袭扰之后，已被洗劫一空，居民四散，田园荒芜，无人耕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4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1页。

③ 见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5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